

印 縮

銅
仁
府
志

第六本



跋

粵澤徐君以張繼齋先生手蹟一冊示余冊中有二葉集凡行凡二十餘條皆論作文字之
書並歸于立身取友夫文之弊極矣士之習舉子業者且不識古之何物而論其
六年進士而時風氣相猶近古然已言之痛切如此流而益下未知何處是可慨也
醒心集一卷受之重爲饌願蓋其體雖時變而愈損義理痛下誠極直道先生所
平人先生嗣仁人皆鄉先輩而先生于定齋先生又爲先輩今觀此冊其見先生之
先生之爲文惜文少博焉者徐君他日歸里試爲搜采倘得先生之文其爲富與
以此二十餘條弁之卷首尤快事耳若拓落一言猶然自爲始末之論則先生之
家敦物披讀再圖仍以贈之題此以誌嚮注之私焉

附論文原冊

丁丑房書還本如韓蘇盧孫子宋謝寶成呂無黨劉大山汪武曹伍臣等
觀之大抵皆清新靈巧之作求其精進如正希痛快如陶巷者殊不可得
中尙有稍近切實者然亦未有先輩風烈總緣士子就尙虛汗于本經乎史之益無一
文亦不過行遠及汪武曹與荆山等還本而已於前輩大家之文一概束而不觀矣
然非獨時文之弊人心之壞亦於此可徵蓋入人有患得患失之想故其爲文語必吉
一句出於經史古文爲流俗所不經見者必洗剔淨盡獨一屋如此卽齒不亦然其
子之態而無個體丈夫之風也自顧已覺可恥尙何足以博世而行遠乎志之士可以
顯是平日讀書多省理透到下筆時審其題之神氣步位主意已定一揮而就其文
書窮理之功臨時措辦必然手忙脚亂縱使敷衍成篇亦必無意味此古人所貴學有
蒙時處處置筆硯稍思有得則記之於紙程子猶識其卜熟然要熟亦須從苦心力索
來近人讀書作文

不曾精思故其言皆剽竊盜襲似是而非縱有說得着的亦皆拾前人唾餘非關心得欲登作者之堂難矣
凡作文第一要去患得之念第一要去趨時之念此念既絕則其文必有氣骨有力量可以傳世行遠試
觀古人爲文皆有獨往獨來自成千古之志豈肯隨人步趨至于柔聲軟氣紐頭側頸塗胭脂粉以求合主
司之意者尤不屑爲矣然其人未嘗不享大名登萬節而世之隨人步趨求合于主司者未嘗不老死牖下
然則人亦何苦枉爲小人也 凡論文不說闡明道理發揮性情而但言如何便得中者人品污下見識卑
鄙必不足與言文者也 作文第一要有精彩精彩者足於中而發于外其光芒有莫得而禦者也今人只
說機神說句調於文章本源絕不理會失之遠矣 今人作文慣講避實擊虛之法以爲太實則不活動讚
之曰板腐曰癡呆太虛則不雅馴譏之曰蹈空曰油腔調停于二者之間曰運實于虛所謂運實於虛者中
間略用經史傳註字句其餘飛拳踢脚打乖弄巧也夫文之不可太虛也明矣至于實者何妨之有震川之
文雄視百家者正以其句句實落耳今人但患不能實不患其太實也必以太實爲板腐然則六經皆可廢
而天下之人但當爲機變奸巧不當爲直諫忠信耶至于調停之說尤爲可恨夫學者本其心得發爲文章
虛虛實實皆有自然而然之妙滔滔汨汨反覆變化實有是理而其氣實足以達之古人擬之黃河之水天
上來魚龍沙石與流俱下此真天下之至文也今但以聖賢經傳言語爲粉飾之具而以尖纖之調佻達之
辭悅人耳目其心術人品尚可問耶願吾黨之切戒也 近得茅鹿門先生所選八大家文鈔讀之其於八
家之精神法度同工異曲可謂著明矣然尤亟稱韓歐二公之文以謂韓子別開門戶歐則獨得史遷神髓
有未易爲優劣者此必確有所見書之于此以望吾友之留意焉 鹿門于書記序獨推韓子墓誌碑表獨
推廬陵論策獨推蘇氏父子又嘗亟稱子厚貶謫永州柳州以後書及其所記山水文字謂其書舉史遷答
少卿書相上下覽其記杳然神遊沅湘之上若將凌虛御風蓋八大家之文誰無不佳而其中又各有擅長
更不可不知也 予觀諸先輩論文之旨大抵皆以經窮理爲之根柢而又熟讀史漢莊騷三傳及荀楊
賈董劉向晁錯諸子百家之書以資其發越又宜專精一家之言以爲之依歸或柳或韓或歐會必盡得其
意匠而後可以博觀諸子之書然非質美而才優志銳而筆勤恐亦未足與于斯文也 古人之以文章成
者皆非易得觀昌黎答李翱書進學解與柳子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可見文字之難然學者但當發憤攻苦

力過而後其至與不至動聽之而已人非天資高者其學必難成但宜專取一書盡心讀之反覆其詞
與之化其他皆棄之其尤精者讀之其不精者亦不讀其不精者亦不讀其不精者亦不讀其不精者亦不讀
予甚願志于富貴而無所不為者其心必已下矣天下之理無窮而學無窮不學則無所不為者其心必已下矣
文可以顯其心而無所不為者其心必已下矣天下之理無窮而學無窮不學則無所不為者其心必已下矣
利乎學者不心於其心而無所不為者其心必已下矣天下之理無窮而學無窮不學則無所不為者其心必已下矣
知于經史古文者乃能為好時文未有但讀時文而能為古文者也其所以為古文者其心必已下矣
由其先用力經史古文也如必既成進士後始讀時文而後可為古文然則終身不中豈不就一一生乎吾見
于時文之法知之已精然其所作猶未足與時文爭者根柢淺也此時正宜肆力于經史古文以厚其蓄
積到下筆時自然胸中肆外有質有文慎勿復讀時文為務也 同館甄子布名昭者山西庚午解元也與
予最稱莫逆予嘗讀其鄉墨而思慕之恨不見其人及來京相聚數月往往叩其作文之法渠謂予所讀者
大體性理昭明夫選諸子之書而已時文未嘗讀也予曰讀性理矣奈何復重文選耶曰讀性理所以植其
體也讀文選諸子所以資其用也二者不可偏廢予聞而誌之及後每與李渭淵兄論子布之文渭淵云
子布天才高邁又篤志古學不讀時文宜其文品之驗也渭淵於人不妄許可且與子布為鄉試同年知之
最深其言必有驗矣近予于房書選本中得子布之文十餘首其命意用筆與俗手不同信非時文者
也世之君子欲為佳文而沈于八股本頭者豈非心勞日拙者歟 予同年龔西溟先生古文老手也知名
蓋十餘年晚而後第其詩文書法為一榜之最即王侯公卿莫不以先生稱之二十年前召入史館上一見
問之云爾即美而溟歎其見重如此非重其詩文重其古文也先生每入北闕榜下之日上遣侍衛問美
西溟中否聞其不中則曰他不曾事承人耳去年殿試中堂李公等薦三鼎甲輩內無先生卷上觀被置第
三名曰彼者矣其才學應與鼎甲公莫敵阻書先生當代名流人焉古年七十四矣猶若赤子之心是
以終得此科也彼時旁處于闕者觀先生何啻天淵予是以愛之敬之恨相見之晚而又喜其得有
同諧之好也 讀古文最要得其神氣法度其次亦要熟其詞義法度者猶人之有耳目口鼻四肢也神
氣者猶以運動手耳目口鼻四肢之中者也詞義者猶人之有冠履衣裳也體不備則不可以為人神氣不

足則雖爲人亦將遽然死矣詞不充調不善猶雖有人形而無表冠亦不可以爲門戶矣故夫古文之神氣法度詞調皆學者宜留心也名詞俊句古調清音莫備于三傳國語檀弓考工記及史記漢書學者熟讀廣記下筆自有異機光芒異樣丰致至于神氣法度則於秦漢以來大家之文取之而已矣予嘗以謂爲聖賢者固要寡慾清心卽爲才人詞客亦莫不然蓋人惟貪慾逐逐于聲色貨利之中則神氣昏濁不特不足以見道理卽詞章之學亦必不能博聞絕識矣于胸中淡然不惟絕無干進之念卽身居冷署無他事及我而猶時存泉石煙露之想或者其尙有可望也學者有志古學只宜悉心正氣窮書讀書一七參尋得喪毀譽屈伸過去未來之事俱應置之不問不知其與我同道者吾與之商榷講究其不與我同道者亦不必強之使合蓋此中真境非淺識之徒所能受用且人之性情下同見解亦異更未易以口舌爭也凡浮薄輕躁不事學問之徒切勿與之相狎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有志之士正宜防其漸也讀書之道有二曰靜曰剛靜以凝其心外物不能擾也可以由顯而達微也剛以鼓其氣他事不能閒也可以自卑而登高也然非不徇私欲何以靜非不畏艱苦何以剛願吾兄慎思乎吾言也予在家時頗有安分守己不事外求之志鄉薦後聞人言胸旋世故之法自謂爲此不難及到京後往拜一二前輩皆不遇胸中大不歡喜遂于西里師所囑往拜之人不去會居此既久見都門交驛大抵皆以勢利往來苟無勢利雖盡力周旋金不濟事以此益信君子心逸日休小人心勞日拙此言固不虛也安居冷署俯仰泰然食焉而飽與珍膳無異也衣焉而緩與綢緞無異也寢焉而安與重裯筦簟無異也且更有妙者無求于人氣何壯也與人無爭情何平也喜則讀書寫字倦則閉戶睡眠行止何自得也所與往來談笑者皆己弟兄我輩猶介而真誠彼亦情親而義篤既不至於濫交又何憂乎子處此卽今吾此卽故我也凡立身立業立言總要信之眞行之力守之固方能有成游移閒斷者到底無濟然人每不以此自責而怨天尤人則惑之甚者矣右所記數條皆吾友所知而不必言者也然且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者蓋以閒居無事感懷卽書一以慰知己懸念之情一以達鄙人期望之意言不必皆中而中者有之劉蕡之一得大聖取焉知益友必不以爲饒舌而棄之也然孔子云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政之貴貴異語之言能無說乎譏之爲貴如吾所言誠不足當于法語矣或者其有可悅耶吾友將悅之而已乎抑不悅之而已乎

按張公元臣字慶齋豆村其別號也爲康熙間翰林方督學江甯時所拔如儲大文郁文王步青任啓運
吳竦荆琢皆宿學士後以制藝名一時稱公爲銅仁先生公人品甚高學問淹博少與徐爽同學誼甚篤
其論文二十餘條則自都下寄爽書中所及者也不獨識解最超而筆意亦近自然非寢饋于古文者深
不能爲此公著作甚富屢閱兵燹散失無存茲從徐氏家藏畢跡手冊抄得備載于此不過片羽吉光略
存梗概用窺全豹于一班而已動自髫齡爲邵學生未幾即遭世變從戎十年學殖遂荒惟生平喜讀左
國馬班及唐宋八家之文時藝非其所好乃以結習未除終戀于科名一途五薦鄉闈兩陪拔選究不
獲爲文章吐氣今讀此論始知操于己者有未足奚敢以尤人耶雖然齒向暮矣回憶局促矮簷與席帽
諸君爭勝負亦復何謂名山自堪不朽要在有志者之加勉焉爾

國朝

蓮池募修後殿捲欄引

徐閣

銅江蓮池之勝奇險天成不由人巧非特秀甲黔南直可與中州嵩華名岳並垂天壤山之著名郡治者六十餘年朝謁遊覽者趾錯踵接余亦無俟贅言矣獨憶茲山名勝產於鴻濛開自昭代規於無相禪師多歷年所重修於大模上人鼎新殿閣嗣爲洞口瘳巖墜落震裂方丈賴補松上人主山募彼善衆捐金修葺撤虛靈之障礙建臺榭之宏規石門險峻既固且堅山路欹斜易以寬坦沿山夾道補松杉約萬餘株垂蔭翠里蒼翠參天入耳濤聲清人詩思匪惟規前人所未有抑且助造化所不及此邑侯峴椒王公字上人以補松之所自來也以故每一登覽題詠既多瀕行時復贈門勝楹聯生輝靈境亦云盛矣惟是層崖千仞適谷四合迥寒凝結積霧成陰致使殿宇瓦裂椽朽石溜浸蝕後簷捲欄毀敗旁柱圯傾及時不修後將焉繼適余以季夏避暑來茲補松因舉其事商之相與審顧前後約計整理匠工之費非十餘金可成勢不得不廣募善衆共勦盛舉余既樂是役之媲美前徽尤望補松之有志竟成書數言以爲好善樂施者勸故引之修謝家橋眞武殿引

王士儀

水之爲功大矣哉或舟之或橋之也視其水之所宜爲人必曰流者舟之而止者橋之也然第曰流者舟之而止者橋之夫又何難哉予嘗以爲止也而漫衍不啻如流以爲行也而遲徙不啻如舟舟之固難而橋之亦不易也吾郡謝家橋其水宜橋而不宜舟故以謝家橋名村頭眞武殿不知幾閱年所今日以傾頽里之人欲起而新之余曰不橋之修而殿之建緩急先務知者不爲里人曰苟無廟何有僧苟無僧何有橋吾儕之修廟也爲僧也吾儕之招僧也爲橋也苟廟成而僧棲僧棲而橋固矣余聞之作而曰不亦善乎爾之語也是醉翁之意夫是修棧之術也夫古之守令風流將軍權術蓋嘗用之矣爾之語也不亦善乎第橋難而廟尤難修橋入利之則喜心生修廟人澹之則厭心生里人曰眞武者北方之神也是司乎水苟廟貌威嚴儼乎如在縱龍蛇爲害澤洞滔天吾知尊神有靈必勅而示之曰爲我謂河伯兮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河伯必且拱手帖然而聽命不橋之先而殿之急豈夢夢哉廟成斯有僧僧來斯守橋之有人他

一 澤消盈焉桑田茂焉行旅安焉朋貌赫焉莫不曰水之爲功大而真武之明德遠也

周樂山

蓮池洞募修章馱尊者引
余村東沿溪九曲行不數里由松陰取道直上層巒有蓮池洞焉自開創迄今已歷八十餘年矣石厂天從泉從中出名區靈境伊昔所稱始關於無相禪師規模小就無相逝而大模繼之鼎新樓閣法界莊嚴安卑尼於正應奉大士於後偏次第整修益增名勝迨大模往而土山乏人嗣因洞口埭石墜落震裂方丈癸巳補募長老卓錫於茲復募衆捐金經營有日撤障礙而拓靈明延臺榭以廣瞻眺杜兩山之遙徑絕橫之松杉是不獨補前人所不及而亦大後人之宏規矣及癸卯長老謂後簷樅欄卑暗嚴乳浸蝕柱脚漸以圯傾爰募衆重修鼎建後樓三楹既可聽泉響以滌塵亦可坐生公而說法非清修刻苦者不足語此未幾長老西游宗風不振緇徒星散獨法齋嚴師投袂而起勵力宏深於庚戌歲王持此山朝夕禮誦佛目擊章馱尊者舊像卑小加以蟲蝕朽蠹及時不修神將焉托况尊者爲三州護法十劫真童僧衆肅其觀瞻諸天資爲保障其昭昭於洞天福地豈待言哉今雲巖欲新法像而以物力維艱勢不得不廣募衆緣期廣有濟適余秋闈報罷雲岩以緣疏相囑余既乏廣長舌而又辭之不得乃告之曰余寒士也無絲粟尺寸之捐而顧張大其說欲使人破慳除吝喜捨樂施此何爲者雲巖曰但得君樂爲數行便可抵無量功德予勉強應之敬題數言以告四方惟冀善衆仁人各發菩提之心隨願佈施冀厥盛舉庶尊者之金容重整而衆檀之善果無窮詎非一大歡喜緣也耶是爲引

勸修府學署引

張璽

從來立學必有其地而興學則在乎人家塾黨庠猶且宏其體制東膠西序必先定其規模此退思不礙於樂羣施教所以貴敬業也銅鄆山水清奇林壑尤美砥柱之巖鑾翠文筆之勢連雲勝地鍾靈名區毓秀金城以內官舍整齊諸凡制度燦然巨觀惟府儒學獨無衙署屢考前任但寄寓節孝祠竊思名教爲尊綱常攸繫清心苦節天人共致其欽崇潛德幽光鬼神亦爲之阿護深荷褒旌於綸綍虔修祀典於春秋敢以肅恭之場竟作居停之所乎况今縣儒學署業已創修捐助經營不分府縣茲公譚建府學舍以金夫舉除各廩膳生輸助外我府縣兩庠身列黉門者勉力捐輸共勸厥事從此無不備有志竟成雖非村家廣廈而

數椽足庇可陝首宿之盤敢誇茂叔春風而牛畝是棲滿栽桃李之樹君子作事謀始志同道合合爭傳盛舉於鷄林我輩正本清源武緯文經佇見聯翩於鵬路爰弁數語以勵同人

勸移書院引

陳光熙

昔范文正公治居宅卜其地吉因建爲學宮使三吳人士共培毓其間數百年來賢才輩出以此見人文蔚萃之所必資山川瑰奇之氣且歎古大賢君子之用心何如是其公而薄也郡有銅江書院歲時課士其中考書院之設肇自前明太守林公大輔鄭公應麟張公祐清後先濟美置課士田並構屋數楹以培養人材開其先也及至我高宗純皇帝之三十六年前守陶公萬達鄒公錫彤詳請以協署歸公遂以舊基修葺改置書院而規模大備善其繼也越乙卯苗頑滋事天子保釐邊郡重設協鎮而書院仍爲協署矣嘉慶八年前守劉公雁題擇地於古銅佛寺前建立書院卽今書院所在成其終也夫以前人相度之意如此經營締造之難又如此夫何輕爲更易哉然邦人士之言曰書院爲郡城育才之區必有萃乎郛城山水之秀今書院山高地闊其氣散而不聚其勢左昂而右欹其屋易傾而難久於是僉卜於殷家凸有正人峯巒立於前三台拱照於右本身勢厚而不露氣秀而能融聞諸父老云其基卽疇昔之學道廳譬今樂鳴岡間可以備價購置移建書院是曩日衡文校士之地今爲羣彥誦習之所不愈於此乎余忝守是邦有振興學校之責爰量捐薄俸邦人必有聞風興起樂勸其事以培地靈而育英俊者將見人才蔚起文教昌明庶以副守土之厚望焉是爲引

書

明復無相和尚書

不佞極景顛齡杜門謝客兀坐竟日雖妄念不生而舊時習氣終未盡除每念未到蓮池晤平天一叩無生宗旨自是矢事然而閱開經義文辭概宛然在目可當臥遊又得讀龍山集不啻陪法座而領元諦矣惟時置案頭以作俗庫鍼砭神益宏多碑記未書原銜初意以過時陳人宜自韜晦故耳今如命附上佳品見餉過接伊蒲之供此謝

國朝

上湖南撫中丞請兵營中丞張坤號鶴齋

喻燕

竊以兵貴神速古今斷無常勝之師戰緊安危主客有不並立之勢蓋事每難於持久功當策其有成我黔思石一帶盡係窮谷深溪崇山峻嶺該賊憑高而處無殊蟻聚蜂屯結隊而行不異狼奔豕突蜿蜒數百里聯絡千餘里其號雖各判黃白其實相仍相通呼吸此進攻之所以不易撲滅之所以尤難也向蒙前憲痼痼在抱慷慨援簡派貔虎之師直搗羶狸之穴而統帥李果憲又心清如水令重若山明賞罰以齊士心嚴紀律以肅軍政滅供應而郵官吏禁騷擾而安閭閻三軍如時雨之來一路真秋毫犯精兵雲集屢破銅脛鐵額之圍驍騎電馳無阻龍洞洞山之險苗寨民寨來即受降大屯小屯攻無不克收黑山四百帳納新野數千人莫不呼賈公而為父仰吳漢以如神已比抵三道水其地即荆竹園之麓依山樹柵就水為濠以深溝高壘之謀為探穴毀巢之舉朝朝鏖戰節節出奇磨穎叔之鑿而軍心自壯望葉公之胃則賊胆都寒直如蠲池陣前衣服相亂何異八公山下草木皆兵惟是相去咫尺一輩可航相望迷離千疊如響唱籌傳箭夜半則警咳可聞附葛攀藤天半則羽翰難到祖遜着輓而絕轡王尊叱馭而摧輪雖摩壘擎旗德裕自多驍將拔山貫石臨淮不少雄兵而闔當一夫直扼鳥道羊腸之隘壁立萬仞無事金戈鉄馬之威苟負隅其不出將斬馘以奚從於是洞察形勢默揣機宜聚衆而狀山河畫地而尋蹊徑有一碗水雷公門者盜糧

所由來之途也有城頭衝江家寨者狡兔所別營之窟也若川石壩白楊坪羅家巖等處尤東南之要隘爲蹤跡所往來偵探如流布散之爪牙不少嘯囉時出搶劫之人畜極多爰用馬謖攻心之言更仿劉敬扼吭之計行行添灶處處爲營以七千餘人之軍分布百數十里之地層巒絕嶺四路聞鼓角之聲葦布星羅兩河瞻旌旗之色而更號召豪傑激勵士民使知怯戰之羞咸以從軍爲樂收玉霸之降卒並許馳驅募李瑒之鄉兵皆供鞭策此可謂佈置之周密調度之精詳矣雖然營以少而勢孤以分而力薄斯卽盡龍頭而筑若遠虎口以爲城郭伍不減於常山壁壘皆同乎細柳而究之棄險之卒不滿五千項上之助逾十萬聲勢既懸於霄壤弱固不可以計強衆寡亦瞭若日星一豈真能以當十五哉既望該賊以我彼此之難兼顧也首尾之不能應援也於此孤鼠鳴蟬鼎沸大目左髻之侶盡起狼心磨牙吮血之徒爭搖蕞尾蠻筋吹簫猶猪皆跳躍而來征鼓敲銅犵猪亦吁睢而至將我石基層層密密寨門很火掘填汲一躍則渴吻火焚阻絕糧車五夜則飢腸雷吼既而爲餐亦碎刀而彈着幾幾乎不支矣幸而將軍樹大元戎星仗君子之聲堅亦書生之氣壯傾行囊以懸軍賞死士以作先鋒與伯飛騎而衝風雷動桓侯橫矛而入陣金鼓如暗遂使鳥飛獸走霧散霜消牛羊委而谷量中仗拋而山積蓋至踰跟宵遁旬潛逃不已寒吞海之心而喪窮沙之魄歟斯時也如果睢關士衆文節兵多蛇鳥飛騰風雲開合或分頭迅剿而入是飛仙或躡尾窮追而險皆餓鶻背水布魚鱗之陣連雲排虎翼之軍制一鼓而奪崑崙磨而收馬谷直使蟲沙虺蜴全消孟獲從此眞降山人由是不反豈非援黔之快舉征南之偉績哉而奈何落一軍僅能自固寥寥數壘莫敢長驅一任孟賊之猖狂徒瀝老臣之涕泗此當爲所不察仰天而叫旁觀亦爲之撫劍而歎也今者寇焰愈張妖氛復熾小醜益肆跳梁之技大慙別逞嘯霧之心鋼刀磨腰拔毛而走銀環貫耳不翅而飛眠食於雨零日炙之場伏藏於密箐深篁之所飛蕩挽策者動受攔頭截尾之傷取水拾薪者時遭挾脰堪胸之慘防之而出沒不測捕之又影響莫尋觀此情形言之悽惻又况楚水黔山風土各異蠻煙瘴雨疲癯時生山谷雲腥閃閃積尸之氣營門日落蕭蕭載鬼之車問去日之丁男多歸泉壤看當前之甲帳半是瘡痍思進取而不能歎難艱其誰訴嗟嗟經年久駐知何日方爲克捷之期一息偶疎恐前功盡歸烏有之地雖鬼神出沒武侯不愧帝師十萬甲兵范老原稱儒將而當此無如何之勢不得已之時

痛哭而禱溟漠之天焚香夜半慷慨而撫疲瘡之衆國藥行間蓋身爲主帥而問疾慰勞聲淚俱下餐風宿露鬢髮全凋斯其志爲甚堅而其心亦爲良苦矣伏惟大人一代鴻儒四朝元老馮伏波之威望素懾南夷文潞國之精神並駕北斗輿圖在掌熟形勝於目中韜略藏胸策孫吳於閫外應憐此日桑梓盡變邱墟若問當年鄉關全堆燭體自憲節落於湘楚歎聲徧於滇黔數十郡生靈如沛縣無非子弟十餘年殺劫思郭令有若父兄蓋莫不後舞前歌望福星以照逃亡之屋翹首跂足待甘雨而洗兵燹之塵惟冀添招勁旅簡派重兵搜羅武健之才遴選豪雄之士如武穆練陳在精而不在多如寧遠備邊能守而要能戰人無貔貅陣同鶴鵠傳檄前驅霍嫖姚軍聲濤湧尅期赴敵檀道濟驍令颯馳夫以久戰疲勞之師而忽加以新來精銳之衆則威風益振而膽氣愈增大真來援頽兵則削病皆起北平助勦邊將郝驍勇而戰而更分合軍心指揮應手作玉軍而破狄直一擊而下齊玉石俱焚驚將軍真從天降風雲變色割頭願得傳蜚虎將同紇皆驅拜於馬前呼韓亦投誠於轅下遠徼澄江西南底定如天之福在此行也而不然者拙撥輒調戰守俱艱勉強支撐進退維谷而况豺狼道盡豈能相容燕雀處堂棲息恐難自穩與其羈兵糜餉勝負尙不可知暑往寒來殲除猶未能必何若請益數千勇所費不過數萬金滔天之惡可就擒於眼前蓋代之功即報捷於麾下饒吹喧闐將士皆得生還之樂香煙共奉枌榆悉戴再造之恩夫奇略久已難逢老謀固且能斷決策而著平吳之績是所望於羊公視師而成伐蔡之勛目獨歸於裴相是否有當惟大人實矜察焉

上易觀察書 諱佩紳

喻勳

竊以古君子之在上也訪善必及芻蕘擇言不遺賸賸是以懸鐸設韜最稱古治達聰明目彌著休風然又非芻蕘之果益高深賸賸之必工獻納也嘗以君子本勵精圖治之情爲吐哺握髮之事遂不覺動勤懇懇不如是焉而不能已維我下游五府自兵燹後休養未暇生息尤虛人心望治有若倒懸誠得賢司牧改絃而更張之即不難事半功倍而何况天畀霖雨之降人慰雲霓之思如執事今日之分巡黔東有不拭目而觀治化之成乎而猶不無慮者蓋謂當政教凌夷之日循良闕寂之秋舉世滔滔如出一轍而忽有人焉矯然自異其設施也非俗吏之風規其振興也皆當今之急務則人將羣起而嫉妒之而擠排之而所謂此一人者其肘漸掣矣其心漸灰矣勢所必至情有固然將閭閻朝夕望治之殷懷不幾幾乎莫能遂哉某伏觀

執事自下車來其海涵地負之才而任事大銳抱激濁揚清之志而嫉惡過嚴律以正大立朝固當丰裁不貶求之慈悲救世似亦峭厲非宜所以大造之育物也雨露潛滋而不覺其融鴻鈞之轉運也寒暑默移而不形其驟此又區區之心竊欲上爲賢者忠告而下爲生民請命也其不才雖職非朦朧而知則芻蕘且一揆以君子訪善擇言之雅意當不以無補高深而摛茲獻納是蓋私衷之可以自信而並可爲執事信者然明知賢言卽見許有識未必不取忌時流歸臥山中近十稔矣昌黎詩有云王侯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夫天下惟不冀福乃不畏忌貧賤肆志大抵然也若夫惜一身以爲國顧大局以匡時和衷共濟委曲求全事又非可同日語矣惟執事實鑒察焉責保重焉

上李廉訪書諱元度號次青

喻 蕙

竊蕙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至人不遺葑菲故能極其大自古帝臣王佐宏濟艱難定福亂安社稷未有不收羣策而集羣力也執事才略冠天下學術富古今處則涑水東山繫蒼生霖雨之望出則方叔召虎受聖主特達之知其盛名重望夫固震懾中外洋溢寰區也已自專閫來嚴紀律以肅軍政明賞罰以齊士心禁騷擾以安閭閻減供應以恤官吏而且謹慎軍國體不貪進取而急近功撫綏收人心不事牢籠而侈遠略事無鉅細謀出萬全直隱然有攬轡澄清之志他如拔擢廉能搜羅才藝殫斤浮華敦崇儉樸尤爲無美不臻無善不備是以節鉞所臨罔不懷其德畏其威有由然也蕙也不才少讀詩書習文章竊嘗從楊通侯誠村先生游講求各兵家言意丈夫得志庶以備捍衛國家之用殊年逾弱冠猶踴躍一矜四次鄉闈薦而不售由是投筆爲從戎計一鞭尺劍潦倒風塵江淮吳楚間跋涉亦幾徧矣且夫立非常之名必須有非常之功而欲建非常之功尤必藉非常之人此從來志士豪傑所爲必擇主而事因人而顯也蕙嘗持此以默相當世之玉公諸侯所謂權奇雄偉負不世之概者往往而有求其闊達沉毅休休有容愛士憐才如執事者屈指殊落落焉然則執事非所謂天生名世宏濟艱難定禍亂安社稷爲當今非常人者乎蕙聞下風而瞻餘光者蓋有年矣敬之愛之而又傾慕之恆戚戚焉以不得一登其堂而聆其教爲憾若不以庸愚見遺使得執鞭弭供馳驅以廁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生平之大願哉顧蕙素癯力不能勝縛雞惟膽差壯臨陣輒馬獨出手刃強敵不稍怯故帶甲十餘年身經百餘戰而未嘗僨事失幾

者豈才與識有足多歟實此心不動臨機擇決故能制勝於當卒間耳無如性慙拙疎於世故亦嘗輸肝腦傾肺腑身被金夷血濺汚衣而卒莫得竭其款款之愚以是嘆人生遇合之難蓋有不可知者矣夫有根柢之容雖枯木朽株亦拂拭以加榮無左右之譽卽和璧隨珠且棄置而弗顧此無所以每撫膺太息而未嘗不涕泗縱橫也今執事推實心具特識大開汲引之途一洗資格之陋可取者必賞其真無待於先容已用者必盡其才不奪於衆口庶苟得邀一命雖無所短長而約忠効用積日累勞如蒼蠅托驥驥之後亦堪騰千里之路詎不甚幸倘更蒙開張心顏許與靈氣俾提千百之師効犬馬之用肅必躬荷戈鋌將鼓鉦慷慨激昂爲士卒先率子弟之兵發忠義之奮掃豺狼之穴雪桑梓之羞凡少時所講求屢年所閱歷皆傾倒而出之以仰答知遇於萬一由是我黔之人從而聞之謂靈之懸播而薦薦如此而執事收錄而信任之又如彼則夫恢宏瑰奇之士誰不願顯其才抑塞幽隱之流疇不樂展其志君子有自効之心小人無自危之慮聯翩而來和衷共濟清滅妖氛以定禍亂而安社稷而後歎大臣以人事君之量之大亦猶泰山河海之莫能測其高且深也豈不懿歟豈不懿歟惟執事察之

書後

國朝

書張銅仁振雅錄後

甘家春

銅仁張豆村先生康熙間名進士文名噪一時丙戌分校禮闈薦呂無黨方文翰俞田生帥我子四人得人稱盛辛卯視學江南所取士如儲大文儲郁文儲想王步青皆江南名士也江南人稱先生曰銅仁先生余家鄰水縣黔屬固鄰省鄰與黔之銅僅隔酉陽一州耳聞先生名最早先生從孫悔堂先生乾隆間官吾鄉攜有先生振雅錄先生視學江南時手定也吾鄉人士得從悔堂先生游各錄一本藏之家余課徒荒村從學子彙頭得見抄本一一讀之皆余數十年燈火寒窗所心摹而手追者噫時文一遭竟有如斯錄者哉先生所取士皆以時文名家者所錄文皆以古文爲時文者余初聞先生名惜未見先生文今得見先生所錄之文雖不見先生之文而讀之而已如讀先生之文矣學子請余數言跋其後書此以誌余小子敬慕之私且以示後之習爲制藝者不可浪費筆墨也

啓
副朝

復咏竹君明府

李元度

自入銅江卽欽玉度吟聲華之藉甚倍神溯以脩然茲復重辱瑤章遠承珠記迴環莊誦結篆良殷卽詒竹君明府季孕江花芳榮謝草賈生年少名早動夫洛陽陸遜才高譽特隆於吳會世外有林宗之慕遠傳巾角風清塵中饒荀令之香想見蘭絲才裕又况連枝競爽人誇玉筍之班棠棣爭輝味勝金蘭之契儀異蜚聲於鄴下機雲播譽於江東詞章比美於瓊瑤品望特超於灌漑雖曷龍興虎諸葛或各事一方而軾長轍齊二蘇要垂名並世勞君芳訊觸我葭思值清風明月之場數去馬來牛之跡識相如於消渴題橋認駟馬高車爲王郎歌莫哀拔劍看翻風跋浪後會固難料况在盛年前緣或者不慳好圖良晤惟是度十年磨盾未遂初心三載荷戈幸將息景茲以聲稀擊鼓行將歌唱刀環陰晴問梅熟之天去住繫柳絲之影桐知月閨停鞭將直訪松廬茗啜風生傾蓋好共商茶譜肅復荒函並璧旁販

喻勳

賀李康訪新正克復荆竹園老巢

竊勳吳會徵員銅江下士去年夏仲曾上書於甲帳謬荷青垂今歲春正聽捷報於庚郵尤愜素願不異賊平淮蔡值寒空捲雪之宵何殊險奪崑崙正元夜張燈之會蓋怒颶發而聲威愈壯亦陽和至而冰霰潛消卽維康訪大人勳高韓范謀並孫吳午夜籌邊三載切同袍之志寅階布令一軍感挾纘之恩祇以鳳紀車新士卒則乘時思奮何期狼氛遽掃功業尤卽日告成殲嶠虎於萬仞峯頭將軍驚從天降窮釜魚於三遺水口海宇咸慶波澄七縱七擒武侯侯攻心爲上三戰三捷岳家軍奮首爭先從此邊境既清長城是倚軍民安如磐石社稷固於金湯紆聖主南顧之憂河山奠定擬元公東征之役斧勦勞由是秩晉封圻滇黔資乎坐鎮盟垂帶礪國家重夫酬庸想異日史館書勳讐竹帛以紀凌煙之績在今時嚴疆被澤咸壺漿而頌時雨之師是不獨戴德二天始爲望風稱頌卽曾受知一旦彌當向日相忱也已勳蓬門困守栗里閑居因二豎之爲災致四時之虛擲劇憐風雨臥茂陵而貧病依然遙望旌旆披荆巢而威聲遠播惟以無緣附驥盛會難與其閒且幸有志登龍奢願或償於後敢憑楮墨附錦鯉雙雙之中聊當鐃歌譜朱鷺一一之曲

勸掩埋露骨代作

喻 齋

青嶺黯黯公子掛劍而來白馬蕭蕭范生執紼以往麥舟助殯石曼卿端有藉於恢豪縵綴捐資程元振曾不質其姓氏買山以葬無歸之板築塔而封無主之尸雖出憐貧惜死之常尙非析骨暴骸之慘事關不忍古人且見義必爲心本相同今者豈當仁獨讓某自勸下游軍務備觀遍地妖氛劍戟相撞煙塵不斷作賊則愈奇愈酷殺人尤盈野盈城窮谷深山無地不遺其蹂躪黃童白叟有誰能脫於鋒鏑或金節捐軀竟從容而殉難或豐家報國遂慷慨以同仇或蹇蹇之王臣馬革未裹或翩翩之文士魚腹長埋或弧矢俱窮冤泣田橫之島或蟲沙悉化波沈穆滿之軍可憐忠孝貞廉盡登鬼錄誰無兄弟父母隔絕天涯氣十月而成虹血三年而化碧風酸月苦星星見燐火之飛雨溼天陰處處聞精靈之哭魂招不返天問無辭可勝道哉猶難堪者骷髏滿地零落荒郊大漠之間毛髮成堆墳墓古潤空濠之內任雨淋兮日炙憑水啣兮沙淘間有巾褐猶存片片豺狼啣去更或肌膚未爛羣雀鼠啄來吃草螢花半憐淡穠尸之氣鎖猿沙雁盡嗚咽斷腸之聲死而有覺定自悲無已時人孰無情能勿傷於同類嗟乎貧窮富貴誰非教養生成身體髮膚孰不珍重愛惜男兒志在四方幾能免疫癘刀兵之劫逝者瘞無寸土得不懷怵惕惻隱之心茲者我方伯黎公痼瘵在抱觀察陳公悲憫爲懷既捐俸以爲之倡復委員以司其事伏望徇良官長仁厚丈人熱心果爲蒼生當令咸登衽席枯骨無非赤子詎堪久棄泥塗所願和衷共勸盛舉傾囊而輸阿堵墮地以奠佳城因事鋪張但得封其馬鬣弗愁暴露無在不是牛眠嗚呼樂施好善之風斯世誰不如我戴德啣恩之隱九泉豈忘報君妥幽靈而厲氣潛消責存吾輩積功德而天心可格福貽子孫謹啓